

官  
孫子十家註

一至二

官松見本号標

		九	漢
		二	書
		九	門
四	四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二	漢
函	一	九	書
一	四	七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7
冊數	4 ( 1 )
函號	299 174

兵家  
一  
一

299-17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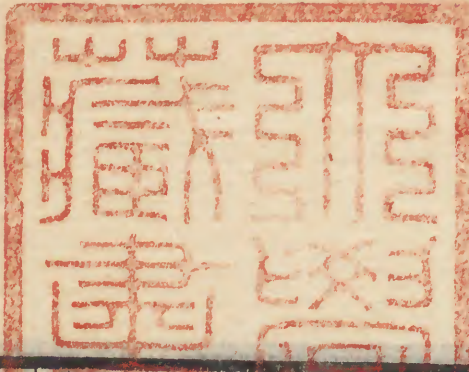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即出于黃帝故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証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革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荅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即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



599-009



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畧解謙言解其畧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暉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哲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子游關中讀華

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子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



籍畧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為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証文字不通方畧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

御覽足兵上有足食二字

尚書八政曰

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于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

二恃字御覽皆作用

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

御覽作聖賢之於兵也

戢而

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

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

即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

說况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畧解焉



魏武序

魏武序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



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

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



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蹙，上將魏武帝曰：蹙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

兵法



孫子序傳終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畧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  
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  
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  
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為言也  
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  
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  
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  
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為神之  
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  
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為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



孫子遺說  
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畧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畧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二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



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已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鋸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

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已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間謀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



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為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便。固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

後可以用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門之偏才也。合肥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畧。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為糜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為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畧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知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為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為吾



孫子遺說  
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疎之。夫豐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豐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豐隙者，乃不可爲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強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

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敵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敵，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強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鷲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

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卽虛非虛卽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入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鬥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留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



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一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



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畧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眾皆法也獨稱此用眾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眾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

不然曰此用吾眾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鬥將軍主於謀鬥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鬥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鬥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鬥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鬥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閒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為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為智用兵之法出於眾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眾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



孫子遺說  
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  
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  
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  
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  
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  
交衢重圯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  
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  
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  
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  
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

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  
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  
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  
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  
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  
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  
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  
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  
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  
牧樵採之利面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  
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



孫子遺說  
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隆向陵逆仰之害而我得  
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  
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  
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  
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  
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  
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後世學兵者泥勝  
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  
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  
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  
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

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  
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  
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  
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誠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  
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  
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  
甘其萬死之難則况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  
身之大則况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  
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况於生乎身猶不慮  
况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  
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



孫子遺說  
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爲方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爲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

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聞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旣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



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引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不行其野強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亦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其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若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閒使閒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閒者用閒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閒敵哉使閒者使人爲閒也吾之與閒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閒有覆舟之禍閒疑我有害已之計非



仁恩不足以結閒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已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閒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已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閒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閒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閒。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

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閒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閒。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故名曰閒。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閒實同。而名異。

或問閒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閒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于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未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閒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



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閒，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閒而後知，宜乎以閒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

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敘錄一卷

文登 畢以珣 撰

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卒以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按孫子本齊人，後奔吳，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是也。

史記又曰：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按姓氏辨證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生臏，卽



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說，則贖乃武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

又按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松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云皆可依據也。

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按武惟爲客卿，故春秋左氏傳言伍員而不詳孫武也。其史稱伐楚及齊晉者，蓋武以客卿將兵故也。

史記闔閭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子兵法卷一  
吳越春秋曰。吳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其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

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

史記曰。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又曰。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



孫子兵法卷一  
可闔廬從之。悉興師，五戰楚，五敗，遂入郢。

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

又曰：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拔六與潛二邑。

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

又曰：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作窮劫之曲，曰：吳王哀痛助忉，但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劉向新序曰：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漢官解詁曰：魏氏瑣連孫武之法。

史記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云：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闔閭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將聽吾計，則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言聽從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干之之事。



也

又按虛實篇云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是爲闔閭言之也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對闔閭言也故魏武云爲吳王闔閭作之其言信已

吳越春秋曰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問答之辭見於諸書徵引者蓋武未見闔閭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見闔閭相與問答武又定著爲若干篇皆在漢志八十二篇之內也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

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



去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寂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眾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眾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



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  
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  
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  
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  
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  
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  
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門  
後拓左右犄角

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  
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旂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  
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已上皆孫子遺文見通典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  
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  
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  
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  
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  
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  
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  
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我圍敵則  
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  
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衆必



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按何氏引此文亦云兵法曰則知問答之詞亦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已上見何氏注

按此皆釋九地篇義辭意甚詳故其篇帙不能不多也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眾而強圖之奈何武曰誦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眾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見通典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

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按牧字誤當作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見通典及太平御覽

按以上問答皆非十三篇文吳越春秋所云問以兵法不知口之稱善者是也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按此所釋計篇五事亦答闔閭之間也見潛夫論

孫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

按此釋行軍篇義見太平御覽



孫子曰故曰深草蓊穢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見通典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

又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擊騎一匹

亦見通典

孫子曰人効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

又曰長陳爲甄

又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

見文選注

按已上七條今十三篇內亦無之

孫子八陣有萃車之乘

見鄭君周禮注

按隋經籍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其遺文也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整然若雨是爲天霑其帥失三軍將行旂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師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見太平御覽

按隋志又有孫子雜占四卷此其遺文也



又按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汚也太平御覽以爲出諸葛亮兵要又引孫子兵法祕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攻必克也按兵法祕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爲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爲續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畧焉上畧伐智中畧伐義下畧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後世言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卽名爲孫子兵法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孫武事吳闔閭而事不見於春秋傳未知其果何代人也

又曰孫吳或是古書

按孫子生於敬王之代故周秦兩漢諸書皆多襲用其文陳氏于此猶有不盡信之言疏謬甚矣

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走者軍半

至語本孫子軍政篇

又曰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語出計篇

吳起曰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語本九地篇

又曰凡過山川邱陵亟行勿留語本行軍篇

又曰治寡如治衆語出勢篇

又曰以半擊倍百戰不殆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語意本九變篇



又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語出軍爭篇

又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目旌旗麾幟所以威耳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晝以旌旗幡幟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遇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語出行軍篇

又趙奢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語意本地形篇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語意本形篇

鶡冠子曰發如鏃矢聲如雷霆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執急節短語出勢篇

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語本謀攻篇

史記陳餘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語出謀攻篇

又黥布擊楚或說楚將曰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語出九地篇

又高帝遣劉敬視匈奴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語出計篇

又韓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語出九地篇

呂氏春秋曰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語出勢篇

又曰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

必在彼者語本形篇

淮南子曰高者為生下者為死語本計篇及行軍篇

又曰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捷梓拍桴船若左右手語本九地篇

又曰主孰賢將孰能語本計篇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語本軍爭及形篇

又曰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語出軍爭篇



又曰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軍爭篇

又曰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語本勢篇

又曰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軍篇

又曰疾如殲弩勢如發矢語本勢篇

又曰晝則多旌夜則多火語本軍爭篇

又曰避實就虛若驅羣羊語出勢篇及九地篇

又曰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語本九變篇

又曰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語本虛實篇

太元經曰卵破石破語本執篇

潛夫論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語出作戰篇

又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語出地形篇

按孫子惟為古書故先秦兩漢多述其文東漢以後諸傳記

所徵引者更不可以悉舉乃陳氏忽疑其書並疑其人何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

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按孫子古書多存古義今畧舉數事以祛陳氏之惑

按同有冒義故字從同也釋言云弁蓋也弁同也是同有覆

冒之義也同三軍之政同三軍之任者猶言奄有其政奄有

其任也此古訓不作同異解向來注者殊夢夢

又按尚書太保奉同瑄馬氏以同瑄為一物天子所執玉瑞

名也

孫子曰苾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按苾說文作其豆稽也其忌聲同故又作苾也詩云夜如何

其其語助以聲同又借忌為之詩又云抑釋抑忌抑鬯弓忌



是也。此其作慧者。春秋已後或體字也。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按廣雅：歸，息也。列子云：鬼歸也。又云：古者為死人為歸人，是歸乃滅息之義也。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竭盡正與滅息義相發明。今杜佑等以欲歸釋之，言若士卒暮而欲歸，不明古義疏矣。

孫子曰：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詳為佯，古通用字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鬥。

按書內鬥字皆如此。說文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形也。今諸書皆假鬪為之，鬥字弗著于篇矣。

孫子曰：勵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故誅亦得為治也。又誅治聲近，故可假借為之。猶且得為此，期得為近，析得為斯之類是也。他字書皆不載。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按絕者越也。言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故上文云：絕山依谷，言過山而處軍，必依於谷也。又云：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言過斥澤則不可處軍，必亟去之勿留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正絕流，猶言直渡水也。其名為亂者，亦厲之意。卽爾雅以衣涉水為厲是也。詩云：涉渭為亂。鄭君云：絕流而南，是鄭固以絕為越也。至孔穎達則云：水以流為順，橫渡則絕其流，是為隔絕之義。唐人不達古訓，無足怪也。又呂氏春秋曰：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有芻水旁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



者皆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是絕訓爲越之証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孫子曰：將者君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按周者無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對言之。古語之常，故云。圍師必闕，圍者周也，闕者隙也。此言將之智勇能周則強，不能周則弱也。今賈氏以才周其國釋周字，以內懷其貳釋隙字，不明對文之義，疏矣。

孫子曰：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按曹注謂犯爲用，非當云犯動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以用釋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無用意，蓋凡文字皆有本訓，有轉訓。犯爲侵，故又得爲動。魏武不明于聲音訓詁之源流，以用釋犯，既不經見，妄爲

之說，謬已。

孫子曰：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按方者繫縛之也。曹注：方，縛也。是已。說文：方，象兩舟總其頭，謂聚束兩船之頭也。爾雅：諸侯維舟，大夫方舟，維繫四舟曰維舟。繫併兩舟曰方舟。故方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窳木方版以爲舟楫，言併其版，亦拘縛之意也。又爲法爲所。論語：遊必有方，是方爲所，亦繫定之意也。論語又曰：子貢方人，鄭注謂言人過惡，言以禮法拘縛人也。陸德明釋文云：鄭本方作謗。按此似唐以後人不明注意，以爲言人過惡，無當於方人之義。率臆改之，非鄭原本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又按書內古義多不經見，而精當不可移易，真古書也。後之



孫子兵法卷一  
十四  
爲字書者以其兵家言不悉置意故多漏畧陳氏不察而妄議之謬之謬矣

又按今所傳孫子算經三卷無名字宋史藝文志云不知名考孫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而算經則云度之所起起於忽稱之所起起於黍量之所起起於粟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篇首卽以度量數稱四事分爲四節與他算書不同則斷知其爲孫武之書無疑也

又中興書目云或云五曹算經出于孫武按此所說是也五曹者一爲田曹地利爲先也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次集曹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次倉曹倉廩貨幣相交質次金曹而其意則以兵爲要田疇食幣皆爲兵用

也又按夏侯陽算經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於忽倉曹云量之所起起於粟以孫子算經之文而謂之五曹則固知其爲一人之書也書目之言信足徵已

孫子篇卷異同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未見闔閭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荅若干篇既見闔閭所作卽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鬪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案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書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

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為上卷問答之辭為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別出又按宋藝文志有孫武孫子三卷朱服校定孫子三卷即此也

隋書經籍志兵部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梁三卷諸書皆云三卷惟晁氏讀書志以為一卷文獻通考因之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諸書無錄惟通志畧有之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通志畧云三卷諸書無錄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諸書無錄通志畧有之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

解詁亦見唐志及通志畧孫子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見唐志及通志畧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亦見通志畧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一卷見通志畧梁有孫子戰鬪六甲兵法一卷諸書皆不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魏武注孫子三卷孟氏解孫子二卷

沈友注孫子三卷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通志畧作三十三壘經蓋字誤

李筌注孫子二卷晁氏讀書志作三卷文獻通考因之通志畧及宋史皆云一卷杜牧注

孫子三卷通志畧云一卷案杜牧注最為詳贍故諸書皆錄為三卷作一卷者誤陳皞注孫子

一卷晁氏志因之通志畧賈林注孫子一卷晁氏志無錄文獻通考同

按唐志又有兵書捷要七卷孫武撰此字誤當云魏武也見隋志及通志畧

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



注三卷 陳皞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 宋志無錄

通志畧云一卷 王皙注三卷 宋志無錄 何氏注三卷 宋志無錄通志畧云一卷又晁氏云

未詳其名近代人也按何氏名延錫見通志畧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孫子三卷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削其繁

冗定為十三篇 杜牧之注孫子三卷

按書錄解題惟載曹杜二家注他書皆未及見也

通志兵畧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 又一卷魏武

王凌集解 又二卷蕭吉注 隋唐志無錄 又二卷孟氏解詁 又

二卷吳沈友撰 又一卷唐李筌撰 又一卷唐杜牧撰 又

一卷唐陳皞注 又一卷唐賈林注 又一卷何延錫注 又

一卷張預注 宋志無錄 又二卷王皙注 又一卷梅堯臣撰 孫

武兵經三卷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

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撰 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右兵書

孫子八陣圖一卷 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右營陣 吳

孫子三十三壘經一卷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右兵陰陽

文獻通考魏武注孫子一卷 李筌注三卷 杜牧注三卷

陳皞注三卷 紀燮注三卷 梅聖俞注三卷 王皙注三

卷 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錄悉本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兵書類孫武孫子三卷 朱服校定孫子三卷

魏武注孫子三卷 蕭吉注孫子一卷或題曹蕭注 賈林注

孫子一卷 陳皞注孫子一卷 宋奇孫子解并武經簡要二

卷 諸書皆不著錄 李筌注孫子一卷 五家注孫子三卷魏武杜牧

陳皞賈林孟氏 杜牧孫子注三卷 曹杜注孫子三卷 吉



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按今本十三篇爲十三卷又按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四家注志

內皆不著錄

杜牧曰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按孫子十二篇者出於手定史記兩稱之而杜牧以爲魏武筆削所成誤已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書大畧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陳皞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闊疎重爲之注

又曰唐紀變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

晁公武曰王皙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仁廟天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旣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

按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卽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筌三杜牧四陳皞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皙九何延錫十張預也

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通典引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注云以



孫子兵法卷一  
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誑趙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孫子本文不相屬通典摘引之又爲之注求其意義幾成一事與孫子句各爲義者異已

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說後或不  
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間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後孟氏爲先見隋書經籍志原本次于陳皞賈林之後誤也今改正晁公武以爲唐人亦誤也又按杜佑雖非爲孫子作注然既引用其文不當次于賈林之後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孫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謬

又孫子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本題曰注解今改爲孫子十家注從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見通志藝文畧今仍原本附刻於後

孫子篇目

計篇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篇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行軍篇第九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間篇第十三

孫子敘錄篇卷考卷終

孫子十家註卷一

清 孫星衍 同校

計篇

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利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甲先以

計神

杜牧曰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杜牧曰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

天地

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與師動眾用兵之道莫先

此五事

故著為篇首耳王皙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眾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

而後兵

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

地之遠近

兵之眾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喻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

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 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

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日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有五事之言又下文有校之以計句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經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臆改爲七計乎從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增從

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

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

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梅堯臣曰經紀五事

校定計利 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

盡彼已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據通典補下四句同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畧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

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眾則三軍一心樂為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危字之誤也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為道



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

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皞註同。杜牧。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哲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一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

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

四時之制。故司

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

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

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

而制形。故曰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

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

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

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

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

來久矣。

故司馬法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

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

制敵。

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

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禪竈之徒。皆有

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

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

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

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

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

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

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

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

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

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

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



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坡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坡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

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



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箸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曰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曰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

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待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荅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瑤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皙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



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白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

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霍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

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

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事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



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窳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歿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 王皙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狗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

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 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

原本作主君誤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

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兵者



以食爲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皙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

御覽無知字非

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卽勝也。

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下今改正

張

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

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意增也。又御覽計字上有五字。

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

山格反，搜索之義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

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

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皙曰：當盡知也。

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

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皙曰：若韓信言項王匹

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

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

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



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

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

也法令執行三也兵眾孰強士卒孰練四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文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為一節兵眾孰強士卒孰練為一節今杜佑注于兵眾士卒二句亦合解之然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既統釋二句不當在主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

原本作主君也

道道德也此合注者改之今從通典御覽訂正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

而不能強諫是也

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

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

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于主孰有道句下今改

正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 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

時地利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

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

王皙同杜牧註 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

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原本刪去此八字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原本作校孰下

今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



孫子兵法卷一  
是也。梅堯臣曰：齊眾以法，一眾以令。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兵眾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眾車多為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皙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皙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皙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 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 陳皞曰孫武以書于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 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于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 王皙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

我當去也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 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 王皙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 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



利須因敵而為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 李筌曰謀因事勢 杜牧

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

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 王皙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

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畧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 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

為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 據御覽補 李筌曰兵不厭詐

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王皙曰詭

者所以求勝敵御敵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

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樂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

臆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

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臆斬

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 原本作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

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 若孫臆滅竈而制龐涓 李筌曰言已

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

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



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徒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安沮吾眾械婁敬廣武以三十萬眾至白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王哲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眾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視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

原本作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

其近也彼此後人改之以牽合二句辭義淺俚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

誑耀敵軍示之以遠

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

陳舟句原本刪去今

從御覽補

李筌曰今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

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

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

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

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

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

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

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

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



孫子十家言卷一  
卽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王皙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

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應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偃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旣無行列。偃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



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 王皙曰亂爲無節制取言易也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  
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  
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郟  
是也

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  
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  
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  
吳則其義也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  
居常無事鄰封接壤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  
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 陳皞曰敵若不

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  
可不備 王皙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 何氏曰彼敵  
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 張預曰  
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  
敵人兵勢旣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  
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  
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 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  
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  
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  
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



孫子家言卷一  
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皙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

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輕戰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



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  
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 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  
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  
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  
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  
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  
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  
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  
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  
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  
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  
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恠子女

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梅堯臣曰示  
以卑弱以驕其心 王皙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  
其間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  
吳子伐齊越子率眾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  
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  
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  
其義也

佚而勞之

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誘與取爲韻備與避爲韻撓驕與勞爲韻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 曹公曰以利勞之 李筌曰敵佚而我

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

三師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眾而出彼出我歸而肆以疲



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皙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

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間離之。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按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

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為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



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陳皞曰彼恠爵祿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殺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

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

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公曰動莫神於

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杜佑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

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于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據通典補李

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梅堯

臣王皙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

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

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

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

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



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寡之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

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鬥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午，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



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御覽先作豫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按此用下篇語

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無曰字今從御覽改正

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

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皙曰夫校計行兵是為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通典作少算敗此臆改之也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為多算六十算已下為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



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 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 王皙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 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 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一終

孫子十家註卷二

清 孫星衍 吳人驥 同校

作戰篇

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

王皙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 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 革車千乘 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 駟馬凡千乘 據御覽補按王皙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

革車重車也 言萬騎之重也 一車駕四馬 原本作萬騎之重車 駕四馬 今據御覽

補卒十騎 一重 原本作率三萬 今據御覽改 養二人 主炊家子一人 主保

固守衣裝 廩二人 御覽廩 主養馬 凡五人 步兵十人 重以大

車 駕牛 養二人 主炊 家子一人 主守衣裝 凡三人 也 帶甲十

萬 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 革車輕車也 帶甲步卒



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皙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皙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皙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

萬步卒數也皙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御覽無費字脫

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通典御覽師作衆

曹公曰謂贈賞猶在外

原本贈譌作購今改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

李筌曰夫



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皙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卽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

御覽無勝字

則鈍兵

通典御覽俱作頓兵下同

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

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能勝也言

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衄攻城則人力殫

盡屈折也

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

銳士傷馬疲則屈

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

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皙曰屈窮也求勝以

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

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

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

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

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



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音通典御覽并單貨作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李筌曰十萬

眾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

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

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

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潁豈能為之謀也 杜牧曰蓋以

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

於此之後善為謀畫也 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

不能救此亡敗也 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

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 王皙曰以其弊

甚必有危亡之憂 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

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

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

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

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孟氏曰雖

拙有以速勝 杜佑註同孟氏 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

機智然以神速為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

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 梅堯臣曰拙

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 王皙曰皙謂久則師老財費

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 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



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成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蓋屋尉魏思恭為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眾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

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眾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

御覽作圖利非

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

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

姑蘇之禍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

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

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賈

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梅堯臣曰不再籍

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

皙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 張預曰先知老

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糧不三載御覽

載作再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

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 杜佑曰籍

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

於敵還方入國因釁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

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

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 杜牧曰審敵

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

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

發軍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

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

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役謂興



兵動眾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返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 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 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

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通典御覽作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

孟氏曰兵車轉運於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

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 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御覽作百姓虛虛則竭

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

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



財貨殫盡國家虛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皙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暫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御覽無財字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

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

御覽無財殫二字

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皙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大半矣，要見



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御覽費作用非罷作疲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干櫓丘作兵誤其六作五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公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皙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

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

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卽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秭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

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意豆稽也秭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

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意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

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已之費



也。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苳，豆稽也。秆，禾藁也。或言苳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腫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卽今之朔方郡。梅堯臣注同曹公。王皙曰：曹公曰：苳，豆稽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皙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苳，今作萁，秆故書爲芊，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苳，豆稽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卽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皙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



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眾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眾驚亂，眾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勲，賞勞之誘也。李筌曰：利者益軍寶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為戰。後漢荆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眾，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



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皙曰：謂設厚賞耳。若使眾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

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眾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王皙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眾，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眾。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 李筌曰令色與吾同 賈林曰令不識也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已同

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 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王皙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 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公曰益己之強 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 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 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 王皙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 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



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原本作生，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御覽皆無生字，今改正。

國家安

危之主也。

潛夫論作而國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皙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二終

慶應乙丑

